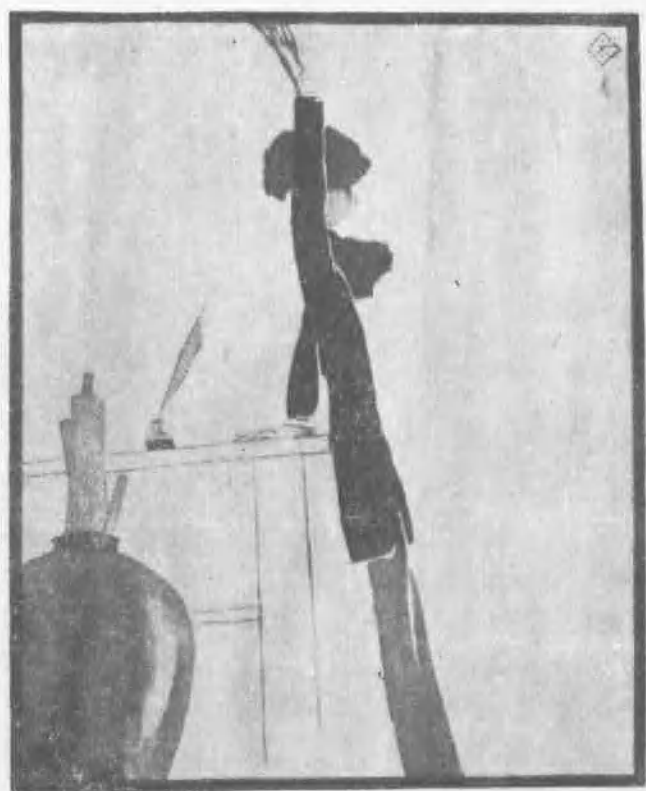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林齋詠刺書集



謹 獻 此 集 給 亡 妹

雪 之 霽

## 王序

莫說做序，就是讀無論什麼名人的大作——或稱天經地義的文章——的時候，其中的長短序言，我從來是一概不過目的。這個理由很簡單，就是與其花費時間去讀序，使一般做序人的感想成爲我自己的感想，就算是被人侵犯了自己的思想自由；況且做序的人，對於著作者，總喜歡大捧而特捧，那嗎，種種無聊的和肉麻的文字，是萬萬不能避免的了。直接爽快的說：雖是文農『不免於俗』，要我做序，我也有我的苦衷和我的道理，才首肯了。一則因爲他是我近兩年來得着的一個好朋友，就是說做序的勾當，是緣於『情不可却』；一則他又是漫畫會的同志，自己人不捧，再捧什麼人呢？況乎，上海

有幾位自命不凡的「藝術家」也是因自己能出而捧之，才得享其盛名。現在他們抱了子孫世襲的藝術家的牌位，能到處假藝術兩個字，使其飯碗有如磐石之安，然猶以為有再捧的必要，所以天天在日報上，或其他刊物中，努力的往上捧。我這回做序來捧文農，也是本乎此義。

用繪畫來諷刺的藝術，也和用文字來譏嘲的藝術一樣，都是要在人類社會的生活中，尋些缺陷之點，用稱為藝術上的技巧，在熱嘲冷笑中，或滑稽的表示裏，供獻一種使道德向上或方法改善的暗示。牠與別的姊妹藝術所抱的目的是同等的。有幾個「中了洋毒」的「學者」說：像這樣的藝術，實在是今日的中國所需求的。可是講「夫子之道」的「信徒」又說：「昔孔子作春秋，定一字之褒貶，未聞搜訪『書匠』，命構圖以諷時事也。今者諷刺

畫家，多於過江之鯽，論其繪畫，多不能墨守八法，其去塗鴉也，幾希！甚至光怪陸離，不堪入目，實於風化有關！當今省教育會之藝術審察委員，理應出而嚴行取締，庶幾……」我想這般老氣橫秋的人，月亮都比我多看幾千百次，說的話自然有道理，所以深為一般從事諷刺畫的有志青年們——尤其是文農——可惜。此番他要出這冊畫集，我並不會極端的慫恿過他，「皇天后土，實式憑之！」

反是，又有人借洋大人的論調，把諷刺畫的藝術說得天花亂墜。他們說：「一幅到勁的諷刺畫，比較上海流行的一百二十字模樣的，無論何時都可以發表的時評，能使讀者奮興得多。」又說：「什麼外國的一幅諷刺畫，以致於能影響全國的讀者，毅然解決宣戰的疑竇。但我總有些踟躕，而不敢深信。何

以呢？你看我們上海的，祇有妖言惑衆的『報屁股』的，而無說公道話的『報嘴巴』的。華文 *Leading Papers* 牠們的老闆不是也有派人出洋研究過『報學』的嗎？何以不採用西洋報紙的習慣，把諷刺畫做成十餘寸長大的鋅版或銅圖，插入重要新聞欄內呢？反轉把牠縮成荳腐乾一樣大小，甞出地位來登花柳病靈藥的廣告，和登『讀到此處，請念爛污阿彌陀佛一次』的變相心經呢？有家報館——所謂上海的華文 *Leading Paper*——僱用一個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畫家，不時有一小方形似圖畫的，使讀者見而莫明其妙的『畫』登出來。與我們同種同文的日本帝國的一位漫畫家看見了，特爲做出欽佩的樣子，裝腔作調的亂捧一陣，其實是作一次諷刺中的諷刺談話——簡直是唱倒采——不，這是『中日親善』的特殊表示。

罷文農不曾受過異邦人如此的讚揚，可以算是他命運上最不幸的一回事。或許是他的藝術不精，不配受這種稱頌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一張華文 *Leading Paper* 從前也有『聊勝於無』的諷刺畫，現在索性取消了。其所以取消的緣由，並不是金錢問題的關係；若是要錢，則上海之大，何事不能掙錢，譬如做窩子的長班是消閒的掙錢法，做綁票匪是冒險的掙錢法，又何必要做報館的老闆，而裁淘一個月薪二三十元的諷刺畫家呢？其所以如此者，乃因『諷刺畫實在沒有什麼道理』。其一是多數的讀者不能了解牠的旨趣，其二是畫得形容過度了，又怕捉將官裏去，或封報館。辛苦了幾十年而經營成功的一張老牌報，應得要慎重從事。其慎重的程度，是要弄得一幅諷刺作品能不癢不痛的『時評化』，或竟屏絕諷刺畫的藝術；那麼，報館才不致因區區



的一張諷刺畫，而鬧大亂子，而鬧門大吉，而老闖身因圖圍之中。換句話說，要使老闖的子子孫孫和主筆的子子孫孫，永享報屁股的，及其他的一切利益。照現行的辦法做去，諷刺畫的藝術雖不能有所進步，然而却可以代表中國諷刺畫家的人格，和純粹的中國諷刺畫的藝術，我國人豈不足以自豪乎？

很有些不會作諷刺畫，卻對於此道有深奧的研究的，和正確的鑑賞的人說：『諷刺畫藝術的特性，就是要過度形容人生的失當行爲，要採取冷熱的譏諷技能，甚而至於謾罵，以期推翻一切錯誤的作爲，和喚醒夢幻。諷刺畫的藝術是糾正人生觀念的另一方法，與『夫子之道』可以說是異曲同工；諷刺畫家的使命和人格是絕對高尚的，是如『蓮出污泥而不染』的研究諷刺畫的藝術，祇要在『諷刺』二字的意義上翫味，則足矣，試問每天看了

「二幅時評化的『諷刺畫』究竟能鼓舞何種感想那嗎，不如到四馬路上去瀏覽曼陀先生的美女月份牌。看他畫上穿了紅紅綠綠的衣衫的，和嬌嬌滴滴的臉兒的仕女，其姿勢似乎在眉目傳情，其能力之大，或許能如爵士音樂 Jazz Music 一樣，可以引起性慾的衝動。古今來的無聊哲學家說得好，凡是能鼓動心理上的波浪的製作，都可以算藝術品；所以世界上的藝術品之多，多於夏日的蚊蠅了。照此說法，則曼陀的藝術，畢竟有多少刺激的質素，是不可打倒的，而時評化的『諷刺畫』，卻應從速打倒的。恭聽了這番話以後，我覺得文農的製作，沒有一幅是『時評化』的，且其中很富有諷刺畫藝術的本質；我之所以捧他者，自此始。

批評的藝術是藝術中產生的新藝術，所以我要在此批評文農的作品，

是萬不可能的一回事；何況我又不學無術的後生小子，焉敢在此序言中說長論短，而擺出批評家的架子。是以，不能如中岡坤一氏那樣的有魄力，隨口就能說馬星馳君是『東方第一插畫家』，而我來稱讚文農是『中國的第一諷刺畫家』，或『上海的第一漫畫家』。緣於馬君與文農都是在上海，而且同是中國人。若是說文農是『什麼第……一家』，豈不是與馬君的『什麼第……家』互相混淆了嗎？那嗎，講邏輯的先生大人們或許要從旁冷笑我，把『什麼第……家』弄得來像蘇州的稻香村了。照此，這個『什麼第……家』的階級總得要打倒。我更不敢說：文農所作的政治諷刺畫，是何等『明瞭』而『警惕』，是何等『曲折而耐人諷刺』，能與 James Gillroy 的思想相頡頏；他所作的社會諷刺畫，是怎樣的能用他的一管『

『生花之筆』Touch Every Side of Life，不亞於 Thomas Rowlandson，雖是我很有如此的意思。至於說到他的繪畫藝術，其連筆之富有詩的氣韻，我不能用 Botticelli 之名來比他；其構圖之奇特，我也不能以爲他就是中國繪畫界的 Munich。我祇希望他繼續努力於諷刺畫的藝術，成其偉大，使後世紀的人知道有個諷刺畫的先行者叫黃文農就足夠了。這句話想必不致十分肉麻吧！

他用了諷刺畫的藝術，如持着一種武器，在人生的戰爭中，縱橫奮鬥，他又用了諷刺畫的藝術，任他自己以爲可以改造國家的宣傳品。數來年如此的作戰和宣傳的紀錄，都結晶於這本畫集內。從其中可以發現他對於人生社會的，和國家存在的改造工作，是何等的努力！對於任何祇以武力高壓而

不講公理的新舊帝國主義者，他反抗又是何等的堅決！可是，這是他應有的使命，到底無特別的稱許必要。

總之，我對於文農的諷刺畫藝術，即或有幾句棒的話，僅屬於我個人了解他的作品的表示，並不欲以此來影響一般鑑賞者的心理，而或於無形中侵害了他們的思想自由。我趁此機會也要希望一般鑑賞者，對於他的藝術儘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去欣賞和批評。

王敦慶序於一榴齋，十五年五卅流血日。

## 李序

諷刺畫在時代上雖然有了些歷史，但到了近代纔可以說是發揚光大的。因為藝術的技巧，日見精進；所以畫家能揮其如椽之筆，隨意所之；復因近代日常生活的複雜，人們的理解力（Comprehensibility）進步的緣故。

諷刺畫雖是使人閱了快樂發笑，但作者大都是厭世大家無可奈何時，對於眼前污濁的世界，輕描淡寫，以洩胸中的不平的。諷刺畫在藝術上是最自由的最痛快的表現之工具，雕刻無諷刺，音樂建築舞蹈亦無諷刺，所以相提并論的，惟文字而已；但有時亦無其 Grotesques。諷刺畫之產生，與民性以俱來；美國人富於樂天滑稽性質，故諷刺畫最盛，歐洲各國亦如之，如法

國之 Daurier, Forain, 德國之 Zille, W. Busch, P. Simmel, 荷蘭之列梅開斯等，都已成了藝術界中不朽的人物。吾國人素富於君子之風，鮮言寡笑的，故向來絕少這類的作品，現在國中已很多人從事創作，社會上亦略感覺到有些趣味了，可是大半的作家，對於基礎的描寫工夫，未能深造，致畫起來手不從心，所以有種種怪相，疊出不窮。文農君的諷刺畫，在我個人的眼光看來，可以說是吾國現時諷刺畫作家中，最成家的一個，其立意的深刻，和想像力的豐富，都有足令人不少欽服處，前程殊未可限量，現在出起集來，當更使世人感到快樂，而且能使頑廉懦立，不無補益於社會文化也。

李金髮 一九二六年八月於上海。

## 季 序

繚亂的夢境，一切都失了真實；「餘味」「缺陷」「追尋」纔完成了「美」實現「生」的意識。

時間的變遷，造成了世界的紊亂；什麼是「生存」「死亡」其實是失了時間性底緣故。

極端底「貧」「富」在鼓勵着人們的努力，強大威權之下，始產生偉大的藝人。

諷刺畫家留意着人類行為的痕跡，將熱烈底情感，描繪了公平的論斷，表現着世間的「強暴」和「懦弱」使人們感到「永遠公平的舒適」。



小波序於常熟，十六年一月。

—— 序季樂重刊韻農 ——